



龙向梅《夜叉守护神》：

让瑰丽的敦煌文化守护孩童成长

□李利芳

坚定文化自信，是儿童文学创新的根基。近年来，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，推进原创儿童文学高质量发展，在少儿出版界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。“寻梦敦煌原创童话书系”集结国内前沿童话创作力量，秉持新时代新童话理念，致力于将博大精深的敦煌文化遗产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，打造属于儿童的童话IP，是一次儿童主体性与文化主体性高度统一的艺术探索实践。

2024年推出的萧袤的《解忧公主和翼马》将历史童年书写与现代儿童教育观深度融合，诠释“永不匆忙，永不担忧”的新儿童生活哲学。2026年推出的龙向梅的《夜叉守护神》以儿童本位理念对敦煌壁画中的“夜叉”展开丰富的审美想象，聚焦“让瑰丽的敦煌文化守护孩童成长”这一主题，为“寻梦敦煌原创童话书系”的创意再一次赋予思想新质。

“寻梦敦煌”以敦煌为依托，为广大少年儿童搭建起追逐梦想的平台。作家们立足儿童审美，提炼典型形象，创作出以儿童行动为主导的趣味故事，让儿童生活经验参与历史和文化叙事，使儿童主体与敦煌石窟艺术、藏经洞文献等始终形成对话关系。这套专为儿童打造的敦煌新童话，让孩子们与底蕴深厚的敦煌文化不再疏离、隔膜。他们会带着对童话IP形象的浓厚兴趣，去探寻“敦煌”二字所蕴含的“博大”与“繁盛”之意，进而与作为中华文化瑰宝、世界文化遗产的敦煌建立起真正的主体间性关系。

龙向梅对敦煌壁画中夜叉形象的艺术敏感令人赞叹。敦煌壁画中的夜叉形象丰富多样，且基于不同时期和对其的职能定位，夜叉又有不同的分类与形象内涵。龙向梅忠实于夜叉的基本形象特征，结合儿童心理需求与儿童文学的价值规范，以“表里不一”的艺术张力塑造了夜叉帕戈。他高大狰狞，浑身肌肉健壮，面目青黑奇丑，脑袋硕大，有红色的铜铃眼、阔大的鼻子，牙齿闪着寒光，头顶火焰冠，女孩苏果刚一见到他时吓个半死。但随着与帕戈的接触，苏果逐渐开始认识到一个真实的帕戈，他威猛粗犷，轻捷勇健，有时又不失憨态可掬、质朴可爱，他是力量、勇气、忠诚的化身，他是少女苏果的守护神。

龙向梅擅取夜叉“善与力”的融合这一基本象征意义来结构敦煌童话故事。她以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为引领，从夜叉形象与敦煌文化里，提炼出“守护”这一核心价值，并将其与儿童心理发展、人格成长的主题相勾连，为孩子们讲述了充满敦煌趣味的奇幻故事，其思想立意与艺术构思堪称独特而深刻。“守护”是这部童话的价值基座，帕戈对苏果的守护，正是这一核心价值的基础演绎。当孩子们跟随作者走进浩瀚的敦煌文化系统，他们自会逐步领悟“守护”之于敦煌文化传承更为特殊且重要的意义。



《夜叉守护神》，龙向梅著，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，2026年1月

龙向梅是一位童话感受力很纯粹的作家，这源于她对儿童生命状态的感应与同情。她以儿童的生命感知作为童话叙事的基本逻辑，将儿童的好奇心设定为故事情节发展的第一推动力。立春之夜，十岁女孩苏果原本听从太奶奶的要求而“躲春”，可还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打开了屋内的木箱，由此触犯了禁忌，唤醒了莫高窟沉睡的妖怪，不得不面对莫高窟千年来的平衡被打破的后果。所幸的是，危险来临时，守护神帕戈一直陪伴在她身边。

童话是一种最大可能允许奇迹发生的儿童文学体裁，它以叙述叙事从深层心理结构介入儿童成长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儿童对未知世界的认知方式——生活中充满遗憾和不圆满，道路上总有坎坷与泥泞，成长就是跌跌撞撞的，这些都是儿童生命能动性的真实表征。成长的本质就是孩子与世界建立关系的过程，在他们与冲突和矛盾的对抗中，奇迹无处不在。

龙向梅说：“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守护神——要摔倒时，你神奇地站住了；碰翻开水杯，却一点都没烫着……他让你一次次化险为夷，平安长大。”这个守护神可能是你的父母、亲人、朋友、老师……也可能是你心中的一种

信念与力量。《夜叉守护神》中，龙向梅为我们展示的守护神来自敦煌莫高窟，以守护为天职的夜叉国。以敦煌壁画为原型，龙向梅搭建起一个五彩斑斓的敦煌故事世界。这里沙怪席卷，树妖低语，地鬼暗行。在壁画秘境中，金缕衣、封印之锁、千年乐谱、七色莲花，壁画中暗流涌动着一个更庞大的世界。神奇骨笛召唤来美丽的九色鹿、青鸟、翼马、麒麟，更多瑞兽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们面前。

龙向梅将静态的历史文物写活了，她希望通过故事引领孩子们从另一种维度打量洞窟壁画与藏经洞。就像交朋友一样，喜欢它、感应它、静下心来听，我们就可以感受到每一个夜叉的心跳，捕捉那些泛黄纸页上流动的莫名的节奏和韵律。女孩苏果在夜叉帕戈的守护下，自主探索、排除万难、恢复混乱秩序，她在直面内心的恐惧中战胜了强大的妖邪，更深度内化了夜叉作为行动派的生命哲学：“在夜叉的时间里，从来只有‘现在’，没有‘以后’。”龙向梅用创新之笔将童年文化与敦煌文化进行诗意的融合，由此，“寻梦敦煌”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儿童精神之旅。

(作者系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)

评论



“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之内蒙古篇”插图

在新时代背景下，如何向少年儿童有效传递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宏大主题，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又有很高难度的教育课题。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策划、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出版的“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之内蒙古篇”绘本丛书做出了一次有益的尝试，以真实感人的故事、精美温暖的绘画，力图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少年儿童可感可知的叙事中，使之成为一套兼具教育性与艺术性的优秀读物。

丛书从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，精选内蒙古大地上民族团结的故事，系统阐释了“三个离不开”“四个与共”“五个认同”等核心理念。每一册书都不是简单的故事讲述，而是经过严谨的历史考证。比如《蒙藏学校的星火》通过荣耀先、乌兰夫等蒙古族青年在李大钊指引下接受马克思主义、建立党组织的故事，展现了早期少数民族知识分子追求民族解放的共同信念；《红旗漫卷大青山》则再现了八路军大青山支队在抗日战争中团结各族群众、开展游击战的壮阔历史，体现了各民族共御外侮、保卫家园的坚定信念；《一曲大刀歌壮志》讲述《大刀进行曲》作者麦新在通辽市和各族革命群众一起开展革命斗争的经历。这些故事有史实基础，并在叙事中融入了国家认同、文化认同与历史认同，是对“中华民族多元一体”格局的生动诠释，能让少年儿童在阅读中真正理解“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，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，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，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”。

丛书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采用“小切口”的叙事策略，避免空洞的说教，通过具体的人物、事件和场景，将集体意识、主人翁意识、守望相助意识、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转化为可触摸的情感体验。《无悔边关五十载》中，牧民尼玛一家在戈壁滩上安家、巡边、抵御风沙、守护国界，将个人命运与国家边疆安全紧密相连，并且体现了代际传递中的家国情怀。《草原英雄小姐妹》是个传播度极广的故事，龙梅和玉荣两个孩子面对极端天气时的勇敢、坚韧和彼此扶持，不仅是对集体财产的保护，更是对一种精神共同体的自觉维护。《最好牧场为航天》中，额济纳旗牧民为支持国家航天基地建设，毅然离开世代居住的牧场、多次搬迁。16岁的南斯勒玛舍泪离开故土，却无怨无悔，只因“祖国需要”，正是中华民族守望相助、共克时艰精神的真实写照。《哨所前的“相思树”》则以一棵樟子松为意象，讲述了连长李相恩为救战友牺牲、妻子郭凤荣种树守望的故事，将个人情感升华为对国土与职责的永恒守护。通过这些故事，守望相助不再是抽象的概念，而是化为具体的行动：库布齐沙漠中各族干部群众接力治沙，实现“绿进沙退”；河套平原上数万人肩挑手挖，开凿“二黄河”，变荒漠为粮仓；乌兰牧骑队员深入草原戈壁，以天为幕、以地为台，为牧民送去歌舞与温暖……创作者将宏大主题落地、落小、落实，没有一句口号，却比任何说教都更有力量，真正实现了润物无声的教育效果。

当然，“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之内蒙古篇”绘本丛书中也存在一些瑕疵，比如，部分绘本故事里概述过多而细节展现不足，叙事遵从史实但缺乏故事必需的起承转合。不过，总体而言，这是一套有温度、有深度、有力量的绘本丛书，不仅在形式上追求故事生动、画面精美，更力求在精神层面上构建少年儿童与祖国、与民族、与历史之间的情感联结。它用故事告诉孩子们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，源自于无数个体的坚定选择、执着坚守与无私奉献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汇聚磅礴力量、点亮时代光芒的“星火”。

(作者系中国计量大学教授，儿童文学作家)

草原上的共同体赞歌

——评《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之内蒙古篇》绘本丛书

□柳伟平

短评

童年与乡愁的诗意回响

——评谭群《远山芬芳》

肖云

谭群常年深耕短篇小说创作，文笔已然相当老练。《远山芬芳》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儿童小说，细致讲述了山乡女孩美娇的成长经历。小说充分展现了谭群在儿童文学领域的写作优势——对儿童身心状态的敏锐体察与精准描摹。小说中的主人公美娇，其每一步成长不仅有内心的触动，更有真切的身体感知：比如赤脚行走时被硌得生疼、患上“蛇缠腰”后疼痛交织的感受等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美娇的成长史，亦是她的身体感知史。

尽管饱受身体的困扰，美娇却并未陷入自怨自艾的情绪，而是将苦痛与温情相融，在艰辛生活中始终心怀希望。可以说，美娇的成长饱含坚韧的力量。这份坚韧并非张扬激烈的表达，整部作品叙事克制而绵长，诗性的语言更为作品增添了悠远隽永的韵味。

《远山芬芳》不是激情演奏喧嚣的城市进行曲，而是把笔墨轻轻漾开，以美娇的童真视角为引，在不急不缓中绣一幅灵秀的湘北山村画卷，记录属于“80后”的童年。小说中的湘北风物带有原生态的粗犷感。那些含有浓重地方特色的土腔，如“这是你伢儿啊”“只怕有点憨”“扯白话”“几个熟人”，通俗洗练，活泼亲切，充满湘北风土人情的生气和情韵。那些关于民歌的传唱、传说的讲述，如“月亮走，我也走”等民歌、“雌公雄母”的创世神话、天坑传说、山姑娘小鹿的织布故事，等等，古朴又新鲜，神圣又富有吸引力。作者不止一次地写美娇在真实物理世界中绕水行山时，目睹的亦真亦幻之景，比如土家族的保护神“白虎”、夜晚路灯下一墙密密麻麻的蝴蝶。这些虚实结合的文字，让小说紧贴着民间故事的浪漫，氤氲在微妙朦胧的氛围里，拓展了令人遐想的想象空间。

《远山芬芳》始终以小主人公在村居的方式描述童年、勾勒乡土，是一种内向性写作。小说以一句“明天我们就离开这里，去远方”开启了美娇和妈妈的迁徙之行。谭群虽未直接描绘宏大的历史事件，但时常把时代变化的核心符号巧妙地嵌入美娇的日常生活里，既让读者能够精准捕捉，又让故事兼具趣味性和厚重感。比如，写到美娇随妈妈去姨婆家时，在乘坐各种交通工具的辗转中，会借着旁人的闲聊，道出“年底大桥就要通车了”“上游在建电站了”；又如大人们围绕着庄稼和收成唠嗑，云伯只是拉家常般地说了一句“杂交水稻产量这么高，再也不愁没饭吃了”，便点明了国家粮食生产的重大突破；美娇爸爸的“离家”与“回归”，揭示的正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进城的农民工命运；还有义务教育政策等，也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悉数出现在美娇看似平凡的生活里。故事中每个人物的命运都在告诉我们，古典式的湘北生产和生活方式不会在闭塞中一成不变，每个人都离不开所处的时代，而每个时代的改变都是细微而深刻的震荡。

如今，“乡愁”常常以文化记忆的方式在云端重生，数字化的烟火旧景常常生发出新的人地关系，谭群却不执着于选择这种视觉直击的方式。她用一种缓慢的方式唤醒人们的记忆，让读者渐渐沉浸其中，眼前便慢慢浮现出遥远的乡土和童年。

(作者系湖南女子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教师)

只有永葆希望与良善，才能擦亮生活的星光

——读程玮《来自凯瑟琳的礼物》

□陈曦

翻看程玮的儿童小说《来自凯瑟琳的礼物》，是一场深刻的、带有灵魂回响的阅读。正如绝望中的小主人公少女红叶，捧着那把被废弃的四分之三小提琴时带着泪光的询问：“告诉我，你等了多久？”掩卷的那一刻，我也曾对着这部小说轻轻呢喃，我等你了很久，很久。

这本书写的是20世纪70年代的少年的成长故事。故事里有泪，但泪中有光。我们可以在小说中经由儿童那饱含着渴望与期许的眼眸，看到社会变革与时代动荡，以及其中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们。正如作者在第二章的题目中写到的，那是一个“无梦的年代”，但作品中一字一句地写着少年对梦的近乎固执的坚持。一段悠扬的琴声，在一个昏暗的黄昏，给了少女红叶一个痴迷的梦，一场肆无忌惮的落泪。被“圈定”在家中的红叶第一次违背父母定下的“规矩”，在隐隐约约的琴声指引下完成了她梦想的第一次萌发，她渴望音乐，在那个做梦近乎奢侈的年代，不可抑制地有了学音乐的梦想。直到晚归的父亲披着一身夜色在别人的门口找到她，她才在短暂的梦中清醒，继而被前所未有的悲哀席卷，低声饮泣。“我今天才知道，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东西，可我一点儿也不知道。”这句伤心的低语成为整部小说一声振聋发聩的呐喊。一个孩子向父亲、向整个时代提出了自己掷地有声的质询。而那质询背后有着更为隐秘，也更为彻骨的现实：“就是知道了，我也得不到”。好在，这句无声的呐喊，在父亲、母亲、向老师、梁奶奶那里有了回应。他们冲破万难，不遗余力，为了给下一代留下追梦的可能。

当然，任何时代，逐梦之路都不是一帆风顺的。当得知自己没有一把四分之三小提琴便不能学琴的那一刻，红叶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又熄灭了。暑假，母亲不断“破例”，带姐妹二人去图书馆，偷偷借回那些被封存的图书。当红叶打开尘封的盒子，在角落里发现凯瑟琳的小提琴执意要借回时，母亲虽反对，却也在父亲写好借条让她放到箱子里去的时候有了一种释然与轻松。“妈妈好像很喜欢爸爸的决定，她什么也没有说，接过了纸条，转身就出去

了。”可以说，是儿童在无形中推动了大人们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，向着自己与时代的未来大胆突围。

“告诉我，你等了多久？”这近乎宿命的表达，与凯瑟琳魂牵梦萦的期待形成共鸣。一把小提琴，成为不同时代两个同样追求美好明天的少女命运交汇的契机。其后，小提琴的弦被芝秀大姐意外扭断，去上海参加选拔没有路费，成为小说颇有隐喻和象征意味的“断裂”。芝秀大姐让男朋友在上海找到琴弦接续起来，梁奶奶执意拿出钱来促成赴上海的“夜航船”之行，让孩子即将被现实斩断的梦想得以实现。这在事实上让故事情节变得更加完整，也完成了更有精神价值的传递与延续。

程玮的作品，善于在诗意中潜藏寓言性。个人坚持梦想，尽管会有困难和曲折，但终会获得回响。这些回响来自同样有梦的人们。偶然断裂的琴弦，在无数种“难得”中被接上；势必尘封的小提琴，在无数次“擦肩”中被发现；战乱年代的少女凯瑟琳，在生命遭逢突变时被意外收养；无梦年代的红叶在绝望伤心处，在一群可爱的亲人、老师、朋友的守护下实现了梦想……“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东西，都应该去争取。”程玮用文学的辩证法诠释了另一种永恒的“人定胜天”：善与韧，勇与胆，全部来源于富足的精神与永不暗淡的人性。

《来自凯瑟琳的礼物》以儿童视角书写更为宏大的历史背景，写时代现场中血肉丰满的人们，用少女的“在场”，来彰显无数人的“在场”。他们在苦痛中的挣扎，在艰难中的坚守都让人感动。尽管父亲仍旧会去劳动，尽管向老师依然要去到东北农村，尽管与凯瑟琳的见面势必只是美好的一瞬，但我们还是能从中读到，只有永葆希望与良善，才能擦亮生活的星光。长大后的红叶选择了别的职业，但她对小提琴的爱没有减退，对生活的热爱依旧。这个“注定要走出圆圈的孩子”，是作者对儿童读者的期待：不给自己设限，哪怕是在看似不可逆转的困局中，也要勇敢追梦，唤醒少年之心。

(作者系天津市作家协会文学院签约作家)

插图欣赏



《风雪中的砂锅粥铺》，张越著绘，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，2026年2月

儿童文学评论

·第618期·

